

川西霍爾語格西話動詞對協*

孫天心 田阡子

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霍爾語為四川西部的一種語言，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嘉戎語組。本語組多數語言、方言之動詞均採由言談語用條件決定之「分裂型」對協體系。霍爾語內部有明顯的方言分歧，根據現有文獻的報導，至少甘孜州道孚縣、丹巴縣一帶霍爾方言使用不同之對協機制，前人之初步描寫語焉不詳，至今情況未明。

本文依據第一手語料重新探討甘孜州道孚縣格西霍爾語動詞對協。我們發現，格西話動詞之對協系統大致仍屬嘉戎語組典型之「分裂型」體系，然而由句法因素制約之 S/A 主語對協也已萌芽。對協類型的轉變仍在過渡期，以共時交替的形式與舊有對協模式互相競爭。在羌語支內部，嘉戎語、拉瑪戎語與壤塘縣霍爾方言之動詞對協採存古之分裂型，羌語和普米語動詞對協則採用創新之主語型，而甘孜州霍爾語動詞對協兼容並蓄，恰恰處於羌語支動詞對協體系歷史發展之中間階段。此外，甘孜州霍爾語創新的對協機制似乎濫觴於周邊藏語之接觸影響，且屬於語法系統由嘉戎語組「中心語標記」類型朝向藏語「附屬語標記」類型轉化之一個環節。

關鍵詞：漢藏語系、羌語支、霍爾語、動詞對協、語法體系演變

* 本文主要內容曾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舉辦之第 45 屆漢藏會議中報告，蒙 Randy J. LaPolla, Shobhana L. Chelliah, John van Way 等多位專家惠賜討論意見，僅此致謝。

1. 引言

霍爾語（又稱爾龔語，道孚語）是四川西部藏族使用的一種語言，分佈於甘孜藏族自治州道孚、丹巴、爐霍、新龍等縣及阿壩藏族羌族自治州金川、壤塘二縣，使用人口約有六萬左右。各地霍爾語存在明顯方言差別。霍爾語屬於漢藏語系羌語支（孫宏開 1982；黃布凡 1991），親緣關係與相鄰之嘉戎語最近，有學者將其直接歸入嘉戎方言（瞿靄堂 1983）。我們認為，瞿文視為「嘉戎語西部方言」之霍爾語、拉瑪戎語與嘉戎語差別太大，內部又各有顯著方言歧異，應處理為親緣關係密切之獨立語言，並依據形態-句法共性共同構成羌語支嘉戎語組（Sun 2000a; Sun 2000b）。這個觀點已有不少學者表示贊同（孫宏開 2004: 313；黃布凡 2007：3-4; Jacques: to appear）。

嘉戎語組各語言動詞都有「對協」（agreement；或「人稱標記」person marking）曲折範疇，以添加動詞詞綴等方式，標明句中特定屬人參與論元之存在。¹本語組中，嘉戎語動詞對協形態較為完整，其運作規律文獻大致已闡述清楚（DeLancey 1981；瞿靄堂 1983；van Driem 1993；孫天心與石丹羅 2002；向柏霖 2008）。以嘉戎語為例，不及物動詞須與唯一核心論元 S 對協；及物動詞牽涉一個以上核心論元，對協運作較為複雜，須考慮由言談語用（discourse pragmatics）決定之對話參與者（speech-act participant，即說話者與聽話者）與非參與者（第三者）之三種不同互動情境，對協原則各有不同（參見 Ebert 1987; 孫天心與石丹羅 2002）：

（一） 內部互動（對話參與者彼此互動）：動詞與賓語 P 對協

（二） 外部互動（第三者彼此互動）：動詞與主語 A 對協

¹ 漢藏語對協原則展現人、動物、事物三元對立，與印歐語系語言明顯不同。一般說動詞只於屬人論元對協，動物偶爾可用，事物則完全不參與對協。相關討論參見孫天心、石丹羅 2002: 82。

(三) 交錯互動(對話參與者與第三者互動): 不論主事、受事, 動詞永遠與對話參與者對協, 文獻上稱為「等第對協」(hierarchical agreement, 參見 Siewierska 1998: 10; DeLancey 2010)。

漢藏語系嘉戎、西夏(van Driem 1991)、木雅(黃布凡 2009b: 37-39)、諾克特、景頗(DeLancey 2012)、卡木(Watters 2003: 694)、獨龍(LaPolla 2010)等語言動詞對協均採上述依互動情境不同, 多種對協方式並存之「分裂型」對協機制。

²嘉戎語組中, 拉場戎語(黃布凡 2007: 65-72)與阿壩州壤塘縣蒲西、上寨、石里一帶的霍爾語也使用典型的分裂型對協。³

關於甘孜州霍爾方言的動詞對協範疇, 目前已有數篇研究加以介紹。瞿靄堂 1983 是首度全面檢視嘉戎語組三種語言(拉場戎語、霍爾語均視為嘉戎語西部方言)動詞對協的經典之作, 主張嘉戎語動詞對協有一通過方言比較重建出來之「標準式」, 現代各方言已發生不同程度之簡化, 對協表達體系由「賓語中心」朝向「主語中心」轉變, 走在最前面的便是霍爾語。瞿先生的分析未必周延, 不過他高瞻遠矚, 為後來的研究者提供了廣闊的視野。多爾吉 1998、黃布凡 2009a 分別提供了丹巴縣格什扎話、道孚縣格西話動詞對協豐富的一手語料與描寫分析。根據多爾吉 1998 所提供的材料, 白井聰子 2002 檢討格什扎話動詞對協系統, 敏銳的透過蕪雜的表層音韻現象, 重新為格什扎話動詞對協賓語進行分類。然而由於種種原因, 現有研究均未獲得令人滿意的結論。

本文旨在依據道孚縣格西鄉坨灣村話(以下簡稱「格西話」)新語料, 從功能類型學角度重新考察甘孜州霍爾語動詞對協之性質, 並探討其發展脈絡。

本文結構如下: 第 2 節介紹格西話動詞對協曲折範疇之形態手段及所牽涉之

² 有關分裂型動詞對協的類型學討論, 請見 Siewierska 2011。

³ 瞿靄堂先生的上寨語料(2007: §4.4)代表壤塘縣蒲西鄉大依里村, 本文第一作者也曾親自調查過蒲西鄉蒲西村上寨霍爾語(Sun 2000b; Sun 2007), 二地動詞對協情況大致相同。

音韻變化，第 3 節剖析部分動詞無法完整呈現對協形態之成因，此二節為全文討論之基礎。第 4 節介紹格西話及物性之形態標誌，並引例說明不及物動詞與及物動詞之對協機制，重點置於創新之及物主語對協模式；第 5 節探討名詞核心格標記的孳乳與其對動詞對協類型轉變之催化作用；第 6 節總結格西霍爾語動詞對協在嘉戎語組內與眾不同之特徵，並提出進一步之類型學觀察。

2. 動詞對協形態標記及形音變化

相較於嘉戎語組其他語言，格西話動詞對協形態已大幅簡化，表達手段有二，一為添加詞綴，一為添加重疊音節。

格西話僅餘第一、二人稱對協詞綴，均採後綴形式（ Σ 代表動詞詞幹）：

表 1. 格西話動詞對協後綴

	第一人稱	第二人稱
特殊形式	$\Sigma-u$	$\Sigma-i$
普遍形式	$\Sigma-\eta$	$\Sigma-n$

如上表所示，格西話對協後綴區別二類形式：「特殊形式」僅用以標記及物動詞單數主語，第一人稱加後綴 $-u$ ，第二人稱加後綴 $-i$ ；「普遍形式」則出現於所有其他情況，第一人稱加後綴 $-\eta$ ，第二人稱加後綴 $-n$ 。

添加重疊音節為另一形態手段，在動詞詞幹前加上由詞幹末尾音節之聲母與元音 σ 構成之重疊音節，專門用以表達複數。此為可選擇之形態變化，經常可以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Bold, (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省略。

此外，對協標記與詞幹結合時，會發生以下規律形音變化，表列如下：⁴

表 2. 格西話動詞詞幹與對協標記之形音變化：開音節

詞幹韻母	對協 後綴	產出 韻母	例詞
<i>a, a, ʌ, e, o</i>	<i>u</i>	<i>o</i>	<i>zbəc^ha-u</i> [zbəc ^h o] ‘我打敗’ <i>sq^ha-u</i> [sq ^h o] ‘我譏笑’ <i>ʌ-u</i> [lo] ‘我釋放’ <i>se-u</i> [so] ‘我認識’ <i>ro-u</i> [ro] ‘我剃（頭）’
<i>i, u, ə</i>	<i>u</i>	<i>u</i>	<i>zŋi-u</i> [zŋu] ‘我借’ <i>xʃ^hu-u</i> [xʃ ^h u] ‘我寄’ <i>sk^hə-u</i> [sk ^h u] ‘我請客’
<i>i, u, o, ə</i>	<i>i</i>	<i>i</i>	<i>poŋ sti-i</i> [poŋ sti] ‘你親吻’ <i>rts^hu-i</i> [rts ^h i] ‘你踢’ <i>sc^hoco-i</i> [sc ^h o ci] ‘你追’ <i>mbabə-i</i> [mbabi] ‘你騙’
<i>a, a, ʌ, e</i>	<i>i</i>	<i>e</i>	<i>zbəc^ha-i</i> [zbəc ^h e] ‘你打敗’

⁴ 黃布凡 2009a:124-127 總結出格西話之語音變化與本文基本一致，但黃文未能系統區隔形態音位形式（語音基式）與語音變化形式（語音表式），不易看出所涉及形態交替之本質。多爾吉 1998：55-69 詳細討論了格什扎話動詞對協涉及的語音變化，可惜為語音細節所困，未能穿透表層音韻交替，洞察深層形態結構，同時未能採前後一致之標準處理獨立之及物／反向標記 *v-*（即瞿靄堂 1983:41 所謂表示‘動作受動性質’之前綴），其所歸納出之變式類型煩瑣蕪雜，反而忽略了真正關鍵的對協類型。例如，作者所謂的‘四種變式型’（第 62-63 頁）、‘五種變式型’（第 63-65 頁）其實各自混雜了分裂型（如‘放下’、‘改變’）與主語型（如‘紋身’、‘打’）二種不同的對協模式。

			<i>ŋʰa-i</i> [ŋʰe] ‘你頂撞’ <i>tʰʌpʌ-i</i> [tʰʌpe] ‘你攆走’ <i>rʌe-i</i> [rʌe] ‘你洗’
<i>a, a, ʌ, i, u, e, ə, o</i>	<i>ŋ</i>	<i>oŋ</i>	<i>zju~rə~ra-ŋ</i> [zjurəro-ŋ] ‘我們哭’ <i>ŋʰə~ŋʰa-ŋ</i> [ŋʰəŋʰoŋ] ‘我們頂撞’ <i>lə~lʌ-ŋ</i> [ləloŋ] ‘我們釋放’ <i>rə~ri-ŋ</i> [rəroŋ] ‘我們找到’ <i>xɬʃa~qə~qu-ŋ</i> [xtʃaqəqoŋ] ‘我們砍’ <i>jə~ntʃʰə~ntʃʰe-ŋ</i> [jəntʃʰəntʃʰoŋ] ‘我們相信’ <i>nqʰrə~nqʰrə-ŋ</i> [nqʰrənqʰro-ŋ] ‘我們接’ <i>ŋə~ŋo-ŋ</i> [ŋəŋoŋ] ‘我們疼痛’

此外，帶 *-ŋ, -m, -n, -l, -r, -v* 輔音韻尾之詞幹⁵與鼻輔音對協韻尾 *-ŋ, -n* 結合時，除依上表規律進行元音融合外，輔音韻尾也有刪略或換位現象：

表 3. 格西話動詞詞幹與對協標記之形音變化：閉音節

	第一人稱 單數	第二人稱 單數	第一人稱 複數	第二人稱 複數
<i>skoŋ</i> ‘埋藏’	<i>skoŋ</i>	<i>skoŋ</i>	<i>skoŋ</i>	<i>skoŋ</i>
<i>zdəm</i> ‘閉嘴’	<i>zdum</i>	<i>zdim</i>	<i>zdoŋm</i>	<i>zdəm</i>
<i>fkʌr</i> ‘撐’	<i>fkor</i>	<i>fker</i>	<i>fkoy(r)</i>	<i>fkʌr</i>

⁵ 多為藏語借詞。藏語借詞在道孚縣孔色話（個人田調語料）一般不發生對協變化。

<i>zbav</i> ‘浸泡’	<i>zbov</i>	<i>zbev</i>	<i>zboŋ(v)</i>	<i>zbɔn</i>
<i>p^həl</i> ‘獻’	<i>p^hul</i>	<i>p^hil</i>	<i>p^hoŋ(l)</i>	<i>p^həl</i>
<i>snɔn</i> ‘增加’	<i>snon</i>	<i>snɔn</i>	<i>snɔŋ</i>	<i>snɔn</i>

3. 對協形態不完整的動詞

格西話某些動詞不能充分反映人稱範疇，對協形式已不完整。這類‘不規則動詞’的存在，主要由於音韻結構或論元結構上之限制，其實應屬常規。

語音限制所造成的不規則為表象，原因是語音共存限制。例如帶舌根鼻音韻尾-ŋ的動詞（如上表 *skoŋ*‘埋藏’），及 *dzɔn*‘想念’、*χsɔn*‘看得見’等部分帶舌尖鼻音韻尾-n的動詞，詞幹不能添加任何人稱後綴，也不發生元音融合。

格西話表生理、心理狀態或程序之非自主動詞一般也參與對協變化，⁶例如：

(1) a. *ŋa rə-rk^hu-ŋ*

1 單 完整體—冷—1

我冷了。

b. *ɲi ré-xtsɔzɣu-n*

2 單 完整體：疑問⁷—發燒—2

你發燒了嗎？

⁶ 依據多爾吉 1988: 60，‘疼痛’、‘發燒’一類動詞在丹巴縣格什扎話已無對協變化。

⁷ 格西話動詞前之疑問前綴 *á-*須與完整體前綴 *rə-, nə-, gə-, ɣə-, də-*之元音融合，一律變成 *-é*。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mac 9/14/12 10:56 AM

Deleted: -

c. *ɲi* *ŋe-ka⁸* *ts^hupa* *dé-za-n*

2 單 1 單：領屬－斜格 怒氣 完整體：疑問－生－2

你生我的氣了嗎？

d. *ɲi* *ŋa-gə* *á-scaɽ-n*

2 單 1 單－斜格 疑問－害怕－2

你害怕我嗎？

然而，某些表達生理狀態（如 *ca* ‘舒服’）及心理狀態（如 *məka c^hʌ* ‘害羞’）動詞之經驗者（experiencer）論元習慣表達為周邊論元，動詞不與其對協：⁹

(2) a. *ŋa-ji* *də-ca*

1 單－領屬格 完整體－舒服

我舒服了。

b. *ŋa-ji* *məka* *də-c^hʌ*

1 單－領屬格 害羞 完整體－做

我害羞了。

上例中之屬人論元為領屬者，動詞自然無法呈現對協。不過，這是受限於論元結構的結果，嘉戎語組其他語言中亦屬常見。¹⁰

⁸ *ŋe* 是第一人稱單數代名詞的領屬格形式，是 *ŋa* 與領屬格標記 *-ji* 融合的結果，詳見第 5 節。

⁹ *məka c^hʌ* ‘害羞’之經驗者也可選擇表達為核心論元，不及物動詞與之對協。

¹⁰ 以嘉戎語為例，卓克基話（林向榮 1993: 328；語法註釋經過調整）及草登話中經驗者論元在特定條件下也可以領屬者形式出現：

4. 動詞對協機制

4.1 動詞的及物標記

本節依據動詞之及物性，分別介紹格西話規則動詞之對協情況。動詞的及物性不能完全從語意上判斷，¹¹必須考察其論元結構與形態標記。語意大致相同的動詞，嘉戎語組內不同語言之及物性常有差異（見下節）。

像嘉戎語組其他語言一樣(Sun 2000: §2.3; Jacques 2008: 199-202; 黃布凡 2007: 75-76), 格西話及物動詞帶有明顯及物性標誌, 在形式上與不及物動詞有所區隔。對協後綴之「特殊形式」僅適用於及物動詞, 這自然是一類及物性標誌。此外還有前綴 *v-*。¹²這個前綴的統一功能是標誌特殊的主事性 (marked agency), 包含兩種情況: 其一, 主事者為第三人稱之及物情境, 如 (3a); 其二, 主事、受事順序違反認同等第之「反向」及物情境, ¹³如 (3b-3c):

卓克基話		草登話			
<i>ŋa-i</i>	<i>na-zor</i>	<i>foχkor</i>	<i>kv-ntʃ^hi</i>	<i>ɛɣu</i>	<i>kze = cə</i>
我—領屬格	非完整體: 過去—疼	錢	不定式—用	1 單: 領屬格	需要=示證
我感覺疼。		我需要用錢。			

¹¹ 黃布凡 2007: 76 對拉場戎語動詞的及物性作了同樣的觀察。

¹² 此輔音前綴有清擦音變體 *f-*, 清濁與詞幹聲母清濁一致。聲母為多數類型之複輔音時, 此前綴因語音共存限制不能出現。霍爾語表示「帶標記主事性」的前綴 *v-* 在功能與形式上均與嘉戎語東部方言的前綴 *wə-* (瞿靄堂 1983: 37-38) 與拉場戎語的前綴 *ə-* (黃布凡 2007: 69-70) 對應, 屬於嘉戎語組的存古特徵。

¹³ 本文語法註釋中暫依句中實際功能將此前綴分別標為「及物」與「反向」。

- (3) a. *tʂafi-wu* *tʰə-də* *də-v-lɿ*
 扎西－主事格¹⁴ 3單－賓語：限定 完整體－及物－釋放
 扎西把他放了。
- b. *ɲi* *ɲa-də* *dé-v-ʃʰa-ŋ*
 2單 1單－賓語：限定 完整體：疑問－反向－找－1
 你找我了嗎？
- c. *tʰə-wu* *ɲa-də*
 3單－主事格 1單－賓語：限定
ʃʰa-lə *də-v-rɿ-ŋ*
 找－名物化 完整體－反向－找到－1
 他找到我了。

4.2 不及物動詞對協

格西話不及物動詞對協標記須採「普遍形式」，第一人稱加後綴-*ŋ*，第二人稱加後綴-*n*。以 *zjura* ‘哭’ 為例：

- (4) a. *ɲa* *nə-zjura-ŋ*
 1單 完整體－哭－1
 我哭了。

¹⁴ 草登嘉戎語的施動格 = *kə* 僅用以標記及物主語，是可靠的及物性標記之一。格西話的格標記-*wu* 則不同，除了標記第三人稱及物主語之外，還可用於主事性強之不及物主語，我們稱之為「主事格」。

b. *ni* *né-zjura-n*

2 單 完整體：疑問—哭—2

你哭了嗎？

c. *tʰə* *nə-zjura*

3 單 完整體—哭

他／她哭了。

4.3 及物動詞對協

格西話牽涉屬人賓語之及物動詞，¹⁵除了「分裂型」對協之外，還有「主語型」對協，分別介紹於下。

4.3.1 分裂型對協

內部互動（SAP↔SAP，即 1>2 或 2>1）情境時，動詞永遠與賓語 P 對協，採「普遍形式」對協標記：第一人稱加後綴 *-ŋ*，第二人稱加後綴 *-n*。以 *mbabə* ‘騙’ 為例：

¹⁵ 此處所謂「賓語」，係指單及物動詞之受事者（patient）論元以及雙及物動詞之接受者（recipient）論元，二者同樣控制動詞對協，文獻中稱此類賓語為「主要賓語（primary object）」。相關討論參見 Dryer 1986；van Driem 1991；LaPolla 1992。黃布凡 2009a: 127 認為道孚語“雙向動詞只表現主語的人稱而不表現賓語的人稱”。然而，黃文所選之‘雙向動詞’（即單及物動詞）均為帶非屬人賓語之動詞（如‘穿’、‘洗’、‘放’、‘吃’、‘寫’、‘削’）。事實上，只要牽涉屬人論元，單及物動詞（如‘釋放’）與雙及物動詞（如‘給’）之賓語（亦即「主要賓語」）形態句法表現相同。

- (5) a. *ŋa ɲi-də nə-mbabə-n*
 1 單 2 單－賓語：限定 完整體－騙－2

我騙了你。

- b. *ɲi ŋa-də nə-mbabə-ŋ*
 2 單 1 單－賓語：限定 完整體－騙－1

你騙了我。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外部互動 (NON-SAP↔NON-SAP；即 3>3) 時，動詞與主語 A 對協。由於格西話沒有第三人稱對協後綴，對協只能體現於由詞幹重疊表達的複數形式，以 *rts^hu* ‘踢’ 為例：

- (6) a. *tʂafi-wu t^həɲi-də nə-rts^hu*
 扎西－主事格 3 複－賓語：限定 完整體－踢

扎西踢了他們。

- b. *t^həɲi-wu tʂafi-də nə-rts^hə~rts^hu*
 3 複－主事格 扎西－賓語：限定 完整體－複數～踢

他們踢了扎西。

交錯互動 (SAP↔NON-SAP；即 1>3, 3>1, 2>3, 3>2) 情境時採等第式對協，動詞上標記的永遠是對話參與者。單數對話參與者（即說話者本人，或單一聽話者）充當主語 (A) 時採特殊形式，第一人稱為後綴 *-u*，第二人稱為後綴 *-i*；其餘

情況採普遍形式，第一人稱為後綴-*ŋ*，第二人稱為後綴-*n*。以 *lɔ* ‘釋放’ 為例：

- (7) a. *ŋa tʰə-də lɔ-u*
1 單 3 單－賓語：限定 釋放－1 單：及物

我將釋放他。

- b. *tʰə-wu ŋa-də v-lɔ-ŋ*
3 單－主事格 1 單－賓語：限定 反向－釋放－1

他將釋放我。

- c. *ŋaji tʰəŋi-də lə~lɔ-ŋ*
1 複 3 複－賓語：限定 複數～釋放－1

我們將釋放他們。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4.3.2 主語型對協

格西話部分及物動詞的對協主控者選擇主語 A，不論主語人稱為何，與賓語的認同等第關係如何，動詞一律只與主語對協。

可明確判定為主語對協之及物動詞並不多見，須謹慎分辨。格西話有兩類及物動詞乍看之下似乎呈現主語對協。第一類為帶接受者論元之雙及物動詞，如例 (8a) 之 *xʃʰu* ‘寄’；第二類為由‘內賓語’加上 *və* ‘做’、*ncʰə* ‘打’、*sti* ‘放’等語意較虛的輕動詞 (light verb) 構成之複雜謂語，如例 (8b) 之 *lɔn ncʰə* ‘回答’：

- (8) a. *ŋa ni-gə dʒədə-gə də-xʃu-u*
 1 單 2 單—斜格 信—非定指 完整體—寄—1 單：及物

我寄給了你一封信。

- b. *ŋa ni-gə adə dənda-də lan nə-ncʰə-u*
 1 單 2 單—斜格 這個 問題—限定 回答 完整體—做—1 單：及物

我回答你這個問題了。

以上二例中，動詞 *xʃu* ‘寄’ 與 *lan ncʰə* ‘回答’ 均為可加特殊式對協後綴之及物動詞，不過這是因為分別帶有直接賓語 ‘信’ 與內賓語 *lan* ‘回答’¹⁶ 的緣故。動詞之所以不與屬人論元 ‘你’ 對協，是因為在論元結構上這二類動詞之 ‘外賓語’ ‘你’ 須體現為周邊論元，所帶之格標記 *-gə* 屬於表目的 (goal) 之斜格。¹⁷

格西話確實存在一類真正展現主語對協之動詞。這類動詞主要表達 *ncʰə* ‘打’、*ɦʰo* ‘推’、*ndʒədʒə* ‘拉’、*kʰrə* ‘抓住’、*zɓjalə* ‘拍’、*ndə* ‘刺’、*rtsʰu* ‘踢’ 等直接接觸身體之動作，例如：

- (9) a. *ŋa ni-ka də-kʰrə-u*
 1 單 2 單—賓格 完整體—抓—1 單：及物

我抓住你了。

¹⁶ 來自藏借名詞 <lan> ‘答覆’。

¹⁷ 類似的構造在其他嘉戎語組語言中也常見。以草登嘉戎語為例，動詞 *kʰ-kʰi* ‘遞給’ 與帶內賓語之複雜謂語 *miʰu ke-let* ‘詛咒’ 語意上之屬人賓語也須表達為周邊論元，無法控制對協：

<i>v-foɣkor</i>	<i>nɔ-kʰɛ</i>	<i>v-ta</i>	<i>miʰu</i>	<i>v-mə-nə-tə-let</i>
我：領屬—錢	命令—給 ₃	我：領屬—斜格	詛咒	非實然—禁制—命令—2—做
我的錢給我！		不要詛咒我！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Other) English (US)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Other) English (US)

- b. *ɲi ɲe-ka nə-nc^hə-i*
 2 單 1 單：領屬－賓格 完整體－打－2 單：及物
 你打我了。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Other) English (US)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上二例為內部互動（1↔2；2↔1）情境，而動詞均與主語對協，由對協後綴採用特殊形式可知，此類動詞確屬及物動詞。因此，受事者論元所帶的格標記 *-ka* 並非斜格，而係核心論元之格標記。由於 *-ka* 僅用於單及物動詞之受事者 (patient)，不用於雙及物動詞之接受者 (recipient)，故此分析為賓格 (accusative) 標記。

須注意的是，少數這類動詞（如 *nc^hə* ‘打’）只呈現主語對協，但多數（如 *k^hrə* ‘抓住’）仍可選用分裂型對協，二種模式有系統性語意差別，並非自由交替：分裂型對協強調受事者本身為動作之受事對象，而主語對協則強調動作觸及受事者之身體部位，請比較：

- (10) a. *ɲa ɲi-ka də-k^hrə-u*
 1 單 2 單－賓格 完整體－抓－1 單
 b. *ɲa ɲi-də də-k^hrə-n*
 1 單 2 單－限定：賓語 完整體－抓－2
 我抓住你了。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Other) English (US)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上例中句 10a 採主語對協，語意為‘我抓住你（身體的某部位）了’（語境如：天黑看不清路，我抓你的手走路）；句 10b 採分裂對協，語意為‘我抓到／逮到你（語境如：你是小偷，我在追捕你）’。

5. 名詞格標記的繁衍與動詞對協體系的轉變

嘉戎語組各語言普遍存在領屬格、位格、向格、從格、工具格、比較格等語意具體之語意格 (semantic case) 或斜格 (oblique case) 標記，其中一部分源自表方位關係之名詞，往往還有清楚的名詞形態痕跡，¹⁸例如 *ka* 原義為‘頂部’或‘垂直表面’，*tʰa* 原義為‘水平表面’，虛化為格標記時仍保存方位名詞特徵，第一、第三人稱單數代名詞 *ŋa*、*tʰə* 充當斜格論元時須以名詞修飾語之形態—領屬格 *ŋe*、*tʰe* 形式出現。這些格標記加於周邊論元之上，不影響論元的價 (valency)，也不能掌控動詞對協。格西話裡有不少動詞習慣與帶斜格之周邊論元並用，均屬不及物動詞。下例中 *tsʰupa za* ‘生氣’與 *ku* ‘幫助’之對象分別帶有位格 *-ka*/*-tʰa* 及向格標記 *-gə*，動詞與不及物 S 主語對協：

- (11) a. *ŋi* *ŋe-ka/tʰa* *tsʰupa* *dé-za-n*
2 單 1 單：領屬—位格 生氣 完整體：疑問—做—2
你生我的氣了嗎？
- b. *tʰə-wu* *ŋa-gə* *gə-ku*
他—主事格 1 單—向格 完整體—幫助
他幫助了我。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值得注意的是，本語組內形態句法最保守的嘉戎語表達為不及物動詞的一些概

¹⁸ 有關格標記源自名詞的討論，請參考 DeLancey 2005；König 2011。

念，格西話可表達為帶斜格論元之不及物動詞。例如‘幫助’在格西話是不及物動詞，接受者論元帶斜格標記，動詞採不及物 S 主語對協，例見 (11b)。草登嘉戎語‘幫助’則為及物動詞；如下例描寫反向情境，動詞須採等第式賓語對協，且帶反向前綴 *o-*：

(12) 草登嘉戎語

koʔ = kə *ɸjiʔ* *tə-o-qor-aŋ*

他=施動格 1 單 完整體-反向-幫助-1 單

他幫助了我。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斜格標記還可進一步虛化，表方位關係之語意基本消失，成為承載語法功能之核心格標記：與格 (dative case) 及賓格 (accusative case)。¹⁹

格西話雙及物句產生出標誌代表接受者論元之與格標記，如下例：²⁰

(13) a. *ni* *ŋa-gə* *dʒədə-gə* *də-v-kʰo-ŋ*

2 單 1 單-與格 書-非定指 完整體-反向-給-1

你給了我一本書。

b. *ŋa* *ni-gə* *ʃavə* *də-xʂʰAv-n*

1 單 2 單-與格 錢 完整體-還-2

我把錢還給你了。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¹⁹ 關於名詞片語核心 (core) 與周邊 (oblique) 格標記語法功能之差異，請參考 Andrews 2007；關於周邊格標記進一步虛化為核心格標記，請參考 König 2011。

²⁰ 有些動詞從語意上來看似應屬「與格動詞」者，必須表達為帶斜格之單及物動詞，例如 *xʂʰu* ‘寄’、*xʂʰAv* ‘歸還’。嘉戎語、拉塢戎語都有這樣的例子，例如草登嘉戎語 *kə-ŋi* ‘贈給’ 為雙及物動詞，而 *kə-kʰi* ‘遞給’ 卻是帶斜格之單及物動詞；拉塢戎語 *talʂʂ* ‘責打’ 為雙及物動詞，而 *tsʰəʂʂ* ‘抽打’ 卻是帶斜格之單及物動詞 (黃布凡 2007: 70-71)。這種差異屬於動詞的詞項特徵，無法系統從語意預測。

上句帶 *-gə* 格標記之接受者可以控制對協，屬於核心論元，動詞對協採分裂模式。與格用法之 *-gə* 與標記周邊論元之向格標記 *-gə*（見上例 11b, 12b）形式雖同，而功能不一。雙及物動詞之接受者論元都須加上與格，這是與嘉戎語組其他方言不同的語法特點。²¹

前節介紹，*-ka* 可在特定語意情況下用於單及物句之核心賓語論元，成為賓格標記，例句重複如下：

(14) *ŋa ni-ka də-k^hrə-u*

1 單 2 單－賓格 完整體－抓－1 單：及物

我抓住你了。

由動詞之及物性可知，本句帶有賓格之受事者在句法上仍屬核心論元，但不能控制對協，動詞轉與及物主語 A 對協。

格西話與格 *-gə* 與賓格 *-ka*²² 不見於其他嘉戎語組方言，並且賓格 *-ka* 的用法仍十分受限，顯然屬於一種語法創新。重要的是，新生之核心格用法尚未完全取代原有之斜格用法，格西話不少動詞斜格、核心格構造仍可互相交替，兼容並蓄，

²¹ 有趣的是，拉場戎語觀音橋話部分雙及物動詞如 *ldze*⁵³ ‘教’ 與 *bə*⁵³ ‘贈給’ 也可選擇加格標記 *k^he*³³（與位格 *k^he*³³ 同形），但不管加不加格標記，動詞仍採分裂型對協（黃布凡 2007: 70）。這現象或許說明拉場戎語裡與格的用法也已開始萌芽。

²² 格西話還有一種類似賓格的後綴 *-də*，為來自指示詞 *adə* ‘這’ 的限定詞，常與指示詞並用。然而代表受事者且指稱確定之代名詞也可選擇添加後綴 *-də*：

ŋa ni(-də) nə-zbəc^ha-n

1 單 2 單（－限定：賓格） 完整體－打敗－2

我打敗你了。

本例之受事者為指稱明確之第二人稱單數代名詞（即聽話者），沒有再有限定詞之必要，其他有限定詞的語言也不容許這種用法。並且，格西話充當主語之代名詞也不加這樣的後綴。可見，後綴 *-də* 已發展成一種兼表定指之賓格標記。

例如：

- (15) a. *ni* *ŋa-gə* *gə-ku-n*
2 單 1 單－斜格 完整體－幫助－2 單

你幫助了我。

- b. *ni* *ŋa-gə* *gə-ku-ŋ*
2 單 1 單－與格 完整體－幫助－1 單

你幫助了我。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Other)
English (US)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與嘉戎語比較，格西話斜格構造的範圍在變動中逐漸擴大，不少及物概念均藉由不及物之斜格構造表達，動詞自然也採不及物主語 S 對協。而賓格-*ka* 構造的引進，更開拓了動詞與及物主語 A 對協格局的橋頭堡。²³

另外，創新之賓格及與格標記分別用於單及物句之受事者論元以及雙及物句之接受者論元，而雙及物句之客體 (theme) 論元無任何格標記，²⁴因此並不直接對應於控制動詞對協之主要賓語 (primary object)。由後者兼表之單及物受事者與雙及物接受者兩種角色在名詞格體系中已產生分工，主要賓語作為格西話的語法關係的地位已開始質變，如下表所示：²⁵

²³ 瞿靄堂 1983: 48 認為主語型對協在道孚話中已完全固定下來，只有一種加助詞-*ka* 反映主語人稱和數的表達方式。我們考察的材料不能支持這種說法。

²⁴ 格西話新生之雙及物句格體系為主事者 (A)、接受者 (P)、客體 (T) 論元三分之中性佈局 (Haspelmath 2005: 2)。

²⁵ 動詞對協與名詞格變化是標記論元的兩種方式，二者常出現不相稱之現象，相關討論與跨語言證據請見 Haspelmath 2005: §4; Reilly 2007。

表 4. 格西話‘賓語’在動詞對協與名詞格體系之對應

	動詞對協	名詞格
單及物受事者	主要賓語	賓格
雙及物接受者		與格
雙及物客體	(不控制對協)	(零標記)

格西話名詞格體系繁衍擴大，且與動詞對協體系分道揚鑣，是動詞主語型對協萌生與發展的重要觸媒。

6. 結論

漢藏語系中，形態句法較保守的語言多使用本文第一節介紹之「分裂型」動詞對協，包括嘉戎語組多數的方言。這是主流模式，也是存古特徵。本語組中，霍爾語內部呈現不一致之情況：阿壩州的霍爾語形態較為保守，動詞使用典型的分裂型對協，而甘孜州的霍爾方言則似已發展出創新的對協格局。²⁶本文重新檢驗道孚縣格西話新語料，希望釐清甘孜州霍爾語動詞對協的一些本質問題。

綜合全文討論，我們發現格西話動詞對協存在若干不同於典型嘉戎語組對協體系之突出特徵：²⁷

(一) 對協形態包括添加後綴與重疊音節兩種手段，二者可以並用。添加後綴主

²⁶ 新龍縣霍爾語據悉與道孚、丹巴一帶的霍爾語有顯著的方言差別 (John van Way 個人交流)，爐霍縣霍爾語亦然。其人稱對協情況不詳。

²⁷ 這些特徵大致也可概括甘孜州道孚縣孔色鄉亞託村的霍爾話以及丹巴縣格什扎話之對協格局，各方言在細節上仍存在差異。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Bold, (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新細明體,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Doulos SIL

要表達人稱（僅限於言語行為參與者），重疊音節則專門表達複數。²⁸人稱與數範疇已分道揚鑣。

(二) 對協後綴區分為普遍形式，及反映第一、二人稱單數及物主語²⁹之特殊形式二類；動詞為單數時，及物主語 (A) 採特殊形式，不及物主語 (S) 與及物賓語 (P) 採普遍形式，後綴形式呈現施動型分布 (ergative alignment, S/P↔A)。³⁰

(三) 創新之主語對協模式已經萌芽，與保守之分裂模式交替並存。

(四) 標記周邊論元之斜格運用範圍較寬廣，部分斜格演化為核心賓格及與格標記，進一步壯大了名詞格體系。

以上第(一)、(二)項特徵與對協形式有關。格西話兼用兩種對協形態手段，並區別形式與功能不同之兩套對協後綴，其中元音後綴 *-u* 與 *-i* 標記單數第一、二人稱及物主事者，來源不明，有學者以為應屬存古特徵（瞿靄堂 1983: 37）。相較之下，上寨霍爾語雖然保存分裂對協格局，但對協形態僅採添加後綴手段，且統一使用一套標記：

²⁸ 重疊詞幹音節作為一種對協形態手段在丹巴縣霍爾語中未見報導（多爾吉 1998: 55-69; 孫宏開 2007: 940），似乎是道孚縣霍爾方言獨特的語法創新。

²⁹ 亦即言談行為中最典型的角色：說話者與聽話者。單數及物主語在嘉戎語組中常有特殊標記，甚至有專用之動詞詞幹，請參考 Sun 2007: 284; 瞿靄堂 1983: 37。

³⁰ 丹巴縣格什扎話對協後綴之分布同此。由於材料限制，白井聰子 2002 未能正確認識人稱對協元音、輔音二套後綴交替之本質，誤以為這是格什扎話複數人稱標記形式相混之結果。

表 5. 上寨霍爾語動詞對協後綴

	第一人稱	第三人稱
單數	-ŋ	-n
雙數	-i	

因此，格西話對協格局雖有創新，但對協形態本身並不見得較為簡化。

第（三）、（四）項特徵則牽涉格西話整體結構類型的轉化。嘉戎語組語言本質上屬於「中心語標記」(head-marking) 型語言，片語各成分之相互關係由中心語 (head) 承載。以動詞片語為例：中心語為動詞本身，附屬語為動詞配置之論元，動詞與論元的關係主要以對協標記形式登記在動詞 (中心語) 之上，極少以名詞格標記形式登記在論元 (附屬語) 之上；三種基本語法關係之中，及物主語 A 在特定條件下可使用強調主事性的施動格 (ergative case) 標記，不及物主語 S 與及物賓語 P 基本上不加任何標記。本語組地處川西藏區，語言各層面受到主流語言藏語之長期接觸影響。藏語屬於「附屬語標記」(dependent-marking) 型語言，片語各成分之相互關係由附屬語 (dependent) 承載，以名詞格標記形式登記動詞與核心論元的關係，及物動詞之主語與一部分之賓語均須加上格標記。此形態特徵已滲透進入本語組語言，尤以甘孜州藏語普及度高，當地霍爾方言受影響程度最深，正逐步從中心語標記朝向附屬語標記格局過渡，重要徵象之一便是動詞人稱範疇的質變趨簡，及名詞格範疇的深化擴散，後者對於動詞對協模式之轉型具有明顯的催化作用。轉型目前仍在進行，不但存在地域性差異，同一方言本身也有新舊句式互相競爭與詞彙擴散快慢不一之現象。³¹

³¹ 例如格西話動詞‘摸’雖表接觸身體表面動作，卻是不及物動詞，不參與賓格-ka 構造。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Bold, (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BiauKai, 12 pt, (Intl) Doulos SIL, (Asian) Chinese (Taiwan)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事實上，部分霍爾語名詞格的構造可能來自藏語更直接的影響。如前所述，參與賓格-*ka* 構造之動詞表達接觸身體表面 (surface contact) 之動作，其屬人賓語之語意角色其實是處所 (location)，在藏語中表達為帶位格之及物動詞賓語：³²

- (16) *thubbstan-gyis blobzang-la gzhus-song*
土丹－施動格 羅桑－位格 打：完整體－示證
土丹打了羅桑。

賓格-*ka* 構造有可能是直接仿造自藏語之新興句式。斜格的繁衍擴大了不及物主語 S 對協的範圍，而賓格-*ka* 構造的引進開闢了及物主語 A 對協的契機，進一步推動了 S/A 主語對協的格局。

從另一個角度來看，分裂型對協由複雜之語意、語用因素制約，運作上須考慮三種不同互動情境，且存在任意與不一致性（如內部互動時動詞忽視 2>1 認同順序一律與賓語對協，外部互動時動詞卻一律與主語對協）；相較之下，主語對協中擔任對協主控者之主語由純語法因素決定，語法化程度較高，是世界語言中最常見的對協類型，³³部分漢藏語也已發展出穩定之主語對協體系。³⁴事實上，即便在等第式對協機制之下，外部互動情境時動詞也採用主語對協。因此，霍爾語部分方言的主語對協模式也非全然創新，而係為弭平 (analogically level) 形態句法構造內部之多元性，將第三人稱互動之對協模式擴散至第一、二人稱，以趨同於人類語言主流類型之過程。

³² 相關討論請見 Delancey 2001: §3.3.4。

³³ 根據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s Structures 資料庫 (Siewierska 2011)，存在動詞對協的語言約有 70% 採用 S/A 主語對協。

³⁴ 例如羌語 (個人研究)、普米語 (Ding 2003)、以及尼泊爾境內的多拉卡語 (Genetti 2007)。

引用文獻

- Andrews, Avery D. 2007. The major functions of the noun phrase. In *Language Typology and Syntactic Description (Second Edition). Volume I*, edited by Timothy Shopen, 132-22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eLancey, Scott. 1980. *Deictic Categories in the Tibeto-Burman Verb*, unpublished PhD dissertation, Indiana University.
- DeLancey, Scott. 1981. The category of direction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6.1:83-101.
- DeLancey, Scott. 2001. Lectures on Functional Syntax. Unpublished manuscript. LSA Summer Institute, UC Santa Barbara.
- DeLancey, Scott. 2005. Adpositions as a non-universal category. In *Linguistic Diversity and Language Theories* edited by Zygmunt Frajzyngier, Adam Hodges, and David S. Rood, 185-202.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Delancey, Scott. 2010. Towards a history of verb agreement in Tibeto-Burman. *Himalayan Linguistics* 9.1: 1-39.
- Delancey, Scott. 2012. Nocte and Jingphaw: morphological correspondences. In *North East Indian Linguistics 3*, edited by Gwendolyn Hyslop, Stephen Morey, and Mark W. Post, 61-75. Delhi: Foundation Books.
- Ding, Picus Sizhi. 2003. Prinmi.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588-601.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Dryer, Matthew S. 1986. Primary objects, secondary objects, and antitativity. *Language* 62.4: 808-845.

- van Driem, George. 1991. Tangut verbal agreement and the patient category in Tibeto-Burma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4.3: 520-534.
- van Driem, George. 1993. The Proto-Tibeto-Burman verbal agreement system.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 56.2: 292-334.
- Ebert, Karen. H. 1987. Grammatical marking of speech act participants in Tibeto-Burman. *Journal of Pragmatics* 11: 473-482.
- Haspelmath, Martin. 2005. Argument marking in ditransitive alignment types. *Linguistic Discovery* 3.1: 1-21.
- Jacques, Guillaume. To appear. Rgyalrong, in *The Encyclopedia of Chinese Languages and Linguistics*, edited by Rint Sybesma, James Huang, Wolfgang Behr and Zev Handel. Leiden: Brill.
- König, Christa. 2011.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adpositions and case marking,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Grammaticalization*, edited by Heiko Narrog and Bernd Heine, 511-52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Polla, Randy J. 1992. 'Anti-ergative' Marking in Tibeto-Burman. *Linguistics of the Tibeto-Burman Area* 15.1: 1-9.
- LaPolla, Randy J. 2010. Hierarchical person marking in the Rawang language. In *Forty Years of Sino-Tibetan Language Studies: Proceedings of ICSTLL-40*, edited By Dai Zhaoming, 107-113. Heilongjiang: Heilongjiang University Press.
- Reilly, Ehren. 2007. Morphological and phonological sources of split ergative agreement. *Lingua* 117: 1566-1590.

- Siewierska, Anna. 2011. Alignment of verbal person marking. In *The World Atlas of Language Structures Online*, edited by Dryer, Matthew S. and Martin Haspelmath, chapter 100. Munich: Max Planck Digital Library. Available online at <http://wals.info/chapter/100> Accessed on 2012-10-02.
- Sun, Jackson T.-S. 2000a. Parallelisms in the verb morphology of Sidaba rGyalrong and Guanyinqiao in rGyalro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1: 161-190.
- Sun, Jackson T.-S. 2000b. Stem alternations in Puxi verb inflection: toward validating the rGyalrongic subgroup in Qiangic.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2: 211-232.
- Sun, Jackson T.-S. 2004. Verb-stem variations in Showu rGyalrong. In *Studies on Sino-Tibetan Languages: Papers in Honor of Professor Hwang-Cherng Gong on His Seventieth Birthday*.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ed. by Ying-chin Lin et al. 269-296. Taipei: Institute of Linguistics, Academia Sinica.
- Sun, Jackson T.-S. 2007. Morphological causative formation in Shangzhai (rGyalrongic). *Bulletin of Chinese Linguistics* 2.1: 211-231.
- Watters, David E. 2003. Kham. In *The Sino-Tibetan Languages*, edited by Graham Thurgood and Randy J. LaPolla, 683-704. London & New York: Routledge.
- 白井聡子. 2002. 「ゲシツァ語における動詞の人称表示システムについて」 (On the person marking system of Geshitsa verbs), 『京都大学言語学研究』 (*Kyoto University Linguistic Research*) 21: 275-309。
- 多爾吉. 1998. 《道孚語格什扎話研究》。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 黃布凡. 1991. <羌語支>, 《漢藏語概論—上冊》, 馬學良主編, 208-369。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黃布凡. 2001. <觀音橋話語屬問題研究>, 《語言暨語言學》 2.1: 69-92。

黃布凡. 2007. 《拉瑪戎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黃布凡. 2009a. <道孚語>, 黃布凡著《川西藏區的語言》, 95-142。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黃布凡. 2009b. <木雅語>, 黃布凡著《川西藏區的語言》, 18-58。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

林向榮. 1993. 《嘉戎語研究》。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

瞿靄堂. 1983. <嘉戎語動詞的人稱範疇>, 《民族語文》 4 : 35-60。

瞿靄堂. 2007. <嘉戎語上寨話>, 《民族語文》 5 : 70-81。

孫天心、石丹羅. 2002. <草登嘉戎語與「認同等第」相關的語法現象>, 《語言暨語言學》 3.1: 79-99。

孫宏開. 1982. <羌語支屬問題初探>, 《民族語文研究文集》, 189-224. 西寧：青海民族出版社。

孫宏開. 2004. <嘉絨語在藏緬語族中的歷史地位>, 《漢藏語研究：龔煌城先生 7 秩壽慶論文集》, 林英津等編輯, 297-314. 台北：中央研究院語言學研究所。

孫宏開. 2007. <爾龔語>, 《中國的語言》, 孫宏開等編輯, 924-949. 北京：商務印書館。

向柏霖 (Guillaume Jacques) . 2008. 《嘉絨語研究》。北京：民族出版社。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12 pt, (Intl) Doulos SIL

Hst Sun 8/28/12 7:14 AM

Formatted: Font:(Default) 新細明體, 12 pt, (Intl) Doulos SIL